

第十六回 生辰會令集紅樓夢 美人計酒醉玉堂春

話說雲竹林接過籌筒來，搖了一搖道：「這一筒，共是一百根，都是《紅樓夢》的目錄以及故事。吃酒的法子，是我們老泰山化出來的，各抽一根，照籌上注法飲酒，是最公道的。」桂榮高興，就要來抽。竹林道：「你也慢些，敘次來才是。」就將籌送到首席來。

潘蘭湘抽了一枝，上面一行隸字，是史湘雲醉眠芍藥圃；下一行小行書，是對坐力晴雯，先拈三拳，湘雲用鴨頭兩字飛觴，晴雯用桂花兩字飛觴。大家看過，都說有趣。竹林笑道：「也有幾個沒趣的在內，抽到了就有笑話了。」蘭湘看對席坐的是許文卿，就轄了三拳，勝了兩拳，輸了一拳，飛了一句：「鴨頭春水綠。」順衣領數去，該是自己一杯，墨卿一杯。文卿也飛一句道：「冷露無聲濕。」桂榮、雲松二人各一杯。桂榮道：「別依次敘了，就逆行罷。」順手搶了一枝，賈寶玉品茶攏翠庵，下注同對杯酒。

眾人笑道：「好個出家人，也不戒酒。」桂榮道：「勝者為寶玉，負者為妙玉，寶玉吃茶，妙玉吃酒。」措了三拳，桂榮輸了，吃了三杯酒，竹林陪了三杯茶。眾人笑道：「好個出家人，也不戒酒，只怕要走火入邪魔了。」竹林道：「這故事裡面也有的。」椿榮道：「就是我來了。」抽出籌來，是猜燈謎，賈政悲讖語，下注說謎一個，給合席猜，猜得著，自飲一杯，猜不著，合席飲一杯。椿榮道：「叫我說什麼？」眾人笑道：「聽憑你說。」椿榮想了一會：「我有一首七絕，打件物事。」念道：

彈指韶華即夢鄉，茹毛飲血古風光。

煤生慣作依人計，一曲琵琶隱鳳陽。

眾人正想，寶珠笑道：「我猜著了。真是好心思。椿二哥吃酒，我說給你聽。」椿榮尚未回答。文卿笑道：「好像是蝨字。」寶珠道：「一點不錯，令人測摸不著。」椿榮一笑，吃了一杯，對許文卿道：「請抽罷。」文卿道：「我抽好的。」取來一看，自己先笑了，眾人看時，一行大字，賈寶玉通靈會金鎖。下注一行，是並者為寶釵，對坐者為黛玉，寶玉吃令酒。寶釵使個眼色，叫他不吃，寶玉就將殘酒送到寶釵唇邊，又用手摸著寶釵金鎖。寶釵裝著羞態，黛玉要裝作怒色。眾人笑道：「全要神情裝得象呢。」寶珠赧頰無言，俯頭手捻衣角。

眾人笑道：「令還沒有行，秀卿倒裝羞態了。」墨卿笑道：「這是他的故態，不消裝得。巧得很，偏偏他戴著金鎖呢。」竹林道：「我見別人行這個令，解開鈕釦就算的，偏他真有金鎖，那就更妙極了。」寶珠粉臉低垂，憑人說笑。文卿道：「只好借重了。」

寶珠只不開口。眾人道：「剛才講的，酒令嚴於軍令，萬不能更改的。」墨卿道：「秀卿，怎樣？只得委屈些兒。」寶珠搖搖頭。眾人見他光景，又笑起來，遂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寶珠被逼不過，也就肯了。眾人還說要做作得好呢，文卿取杯，飲了一口，寶珠把頭略抬一抬，秋波轉，眾人道：「好！」文卿將酒送到寶珠唇邊，笑道：「寶姐姐吃酒。」寶珠才要吃，聽他叫一聲，反把頭又低下去，臉上起了一層紅暈。文卿又湊進些，笑嘻嘻的道：「不要害羞，你飲了罷。」寶珠勉強吃了一口。眾人道：「真好溫柔勁兒，這個交杯吃得有趣。」又道：「取出鎖來才算呢。」

文卿伸手來取，寶珠心想，倒不必強，摸到胸前，不是要處，就把頭來抬起，讓他來取。文卿在他項下，慢慢理出金練子來，掏出一把二三寸長的金鎖，倒細看了好一會。眾人個個羨慕，都道：「有趣，香豔已極，羞態本來有的，不消妝了。」對席潘蘭湘道：「我來裝怒容。」就把臉沉了一沉，令就完了。眾人甚為高興，只有寶珠含羞帶愧，低頭無言。文卿以籌筒送過來道：「這回抽支好的罷。」寶珠只得抽了一支，看了一看道：「不來了。」就起身要走。竹林一把扯住道：「到底是什麼？」

眾人來看，又大笑起來。原來是蔣玉菡情贈茜香羅，下書一行，是並肩為寶玉，下首為薛蟠，同薛蟠拈一拳，無論勝負都是薛蟠吃酒，玉菡敬寶玉一杯，寶玉用手扯著玉菡褲帶。眾人笑道：「準是薛蟠呢？」文卿道：「自然是雲竹翁。」竹林道：「總是我吃酒，也不必拈拳了。」眾人道：「那不能，令是一點亂不得的。」竹林就同寶珠拈拳，也是竹林輸了。眾人道：「快敬酒。」斟了一杯，遞到寶珠手裡，寶珠羞澀澀的，來敬文卿，又怕他要掀衣服，褂下也掛大紅縲子，送將出來。

文卿一手扯住須帶，一手按杯飲酒，看見寶珠微微露出大紅洋縲褲子，正在偷瞧，忽聞一陣甜香，從鼻子裡直透人心坎裡去，蕩魂消魄，倒覺得迷迷糊糊的了，握住縲子，意不忍釋手。寶珠趕忙一扯，低低的道：「難星也過了。」引得眾人又笑。雲竹林抽了一支慶生辰群芳開夜宴，下注合席滿飲雙杯。眾人道：「好，又即景，又象個做主人的。」

竹林在眾人面前，敬了兩杯。寶珠道：「怎麼人家就這樣爽快，我們就這樣累贅呢！」桂榮道：「別人也不陪。」寶珠就不言語了。竹林道：「李大哥抽一支收令罷。」墨卿抽出一支來看，對寶珠道：「你今天好運氣。」就把籌遞過來。寶珠細看大字，是熙鳳賈瑞起淫心，下注對席是王熙鳳，賈瑞過來一斟，敬一杯酒，扯出手來道：「嫂子戴的什麼戒指？」鳳姐姐道：「放尊重些。」賈瑞又捏鳳姐姐鞋尖，熙鳳道：「別胡鬧，人瞧見成個什麼模樣！」寶珠見要捏他腳尖，立意不肯行這個令。大家逼著，七言八嘴的。墨卿道：「眾怒難犯，就過來送酒。」寶珠也就飲了。

墨卿扯住寶珠的手笑道：「嫂子你戴的什麼戒指？」寶珠滿面通紅，羞得一字說不出口。文卿笑道：「你不先叫我哥哥，他如何肯答應？」寶珠瞅了他一眼。眾人大笑道：「快說罷！」寶珠心裡想叫姐夫，只管扯住手，也不成意思，不如說了罷！低低的道：「放尊重些。」墨卿彎下腰去，捏著寶珠腳尖，寶珠趕忙縮起來，口裡又說不出來。眾人道：「怎麼不開口，就算了嗎？」

寶珠還是不言語。墨卿道：「你又不是個女孩子，當真做鳳姐兒麼？不說，料想是過不去的。」眾人道：「如其不說，就重來，這回不算。」寶珠真羞得無地自容，就嚷出急聲來道：「別鬧罷，人瞧見不成模樣。說過了，還有什麼說的呢？」

眾人大笑道：「今日實在有趣，還比瞧遊戲好百倍呢！就是秀卿吃虧了，怎麼今天都是他上當？」桂榮笑道：「別人也裝不出來這種嬌柔樣子來。」竹林道：「秀卿怎麼這樣害羞，我不怕得罪你，你倒真有些姑娘腔。要是我，就老起臉來，憑他們笑話，又待如何？」

寶珠聽眾人議論，滿面嬌嗔，起身道：「今日還有點小事，不能陪了。」說著就要走。竹林扯住道：「秀卿真有氣了，這不過頑意兒，你這樣倒是惱我了。你走了，我們老泰山豈不怪我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從此不許說笑話，再請笑一句，就請他。」

了，不必再行令，倒是談談的好。」你一言，我一語的苦留。

寶珠還站著不肯坐。墨卿道：「要走也候吃了面走，你教張老先生面上過得去嗎？又鬧孩子脾氣了。」寶珠只得坐下，還是不言不語的。眾人解釋一番，寶珠勉強吃了半碗麵。

竹林心中頗過不去，想出話來跟他周旋。才散席，寶珠就吩咐套車，大家留他不住，竹林送出來，李、許二位，也跟著送寶珠到花廳上。張山人面前謝了一聲，又見了舅舅同些老前輩。張山人也留了一會，見他立意不肯，只得說晚間一定候駕，寶珠含糊答應，張山人直送出來。李、許、雲三位也是諄囑晚間必來的話，寶珠帶理不理的，點點頭。看他上車，盤好腿，對人彎了彎腰，家人都上了馬，風馳電閃的去了。

如今要說那劉三公子在家養傷，睡了半月，方能出來走動。到了今日，方知寶珠是賺他的，心裡恨極，反愛為仇，常想報復，無如沒個計較。同柏忠商量好幾次，只得仍行前計。安排已定，就著人去請松大人，有要事面議。寶珠見劉府來請，是中堂的片子說請議事，西刻候駕，寶珠雖然疑慮，既是中堂傳請，沒個不去的理，只得答應。

到了酉刻，將松勇喚到，吩咐幾句，教他總不可遠離，就上車到相府裡來。門上傳進去，說請，寶珠下車，隨著傳事的進去，到大廳後一座垂花門入內，就是花廳。才上台階，劉相笑迷迷的接下來，寶珠搶步上前請安，劉相雙手扶定，拉了手，請寶珠上坐。寶珠不肯，師生禮坐了。家人送茶，劉相殷懇勤，敘了一番寒溫，談了許多閒話。劉相道：「有件要事，欲與年兄細談，請裡面坐罷。」寶珠道：「已到了中堂，有言不妨明示。」劉相道：「內裡清靜些。」就站起身，讓寶珠道：「老夫引道罷。」

寶珠無奈，只得隨後進來。松勇也就跟定，曲曲彎彎，走了許多路，到了底處院落，洞房曲檻，好象內室的光景。左首隔著一間，門帛垂下，陳設頗為精雅，酒席業已擺齊，劉相就上席，寶珠推辭道：「小姪前來，原為中堂有事見教，萬不敢叨擾盛筵。如有什麼使令，請中堂明言，小姪還有點小事，不能久陪。」劉相道：「年兄說那裡話？老夫同尊府幾代世交，幾個小菜，笑話死人了。況且今日還有件要事面議，正好借此細談，就請坐罷。」

寶珠不便再辭，說道：「既蒙盛意，只得領情。」劉相大喜，推寶珠上坐。寶珠道：「小姪何敢僭越？中堂勿大謙。」劉相道：「年兄是客，老夫是主人，況且老夫舍下，不比朝堂敘爵，年兄但坐何妨？」就帶推帶拉，把寶珠捺在首席上，寶珠說聲「有罪了」。劉相送過酒來，對面坐下，笑對寶珠道：「老夫同尊府幾代通家，年兄剛才這個稱呼，是以世俗之見待我了，要罰三杯才是。」說罷大笑，不住的恭維。

寶珠細看神情，總有些疑惑，也看不出破綻來，但是處處留心。吃了一巡酒，驀見左首門簾一動，有個女子在門邊張望，對他笑了一笑，使個眼色，一閃就進去了。寶珠看那女子，頗有幾分姿色，雖未看真，眉心裡這個紅痣，甚為刷目。寶珠沉吟一會，心裡徹底明白，暗笑道：「原來又使美人計來害我。劉家父子，真是個蠢才。我若怕他，也不叫個寶珠了！」

只聽劉相對家人道：「請少爺出來。」家人答應去了。劉相瞥見松勇站立窗外，問家人道：「這是誰，放他在此？」寶珠起身道：「這是小價。中堂如有要言，不妨著他退去。」隨即出來，在松勇耳畔說了幾句，又吩咐道：「你聽我咳嗽為號，你再下來；不然，總伏著，別動手。」松勇一一答應，出去行事。不知寶珠怎得脫身，且看下文。